



一个人的遭遇

〔苏联〕 肖洛霍夫 著
草婴 译



〔苏联〕肖洛霍夫 著
草婴 译

一个人的遭遇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М. ШОЛОХОВ
СУДЬБА ЧЕЛОВЕКА

М. ШОЛОХ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ВОСЬМИ ТОМАХ, ТОМ 1,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ОСКВА. 198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人的遭遇/(苏)肖洛霍夫著;草婴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6
ISBN 7-02-003489-6

I. 一… II. ①肖…②草…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
苏联-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苏联-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18285号

责任编辑:张福生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郑南勋 责任印制:李 博

一个人的遭遇
Yigeren de Zaoyu
肖洛霍夫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30千字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4.25 插页2

2001年6月北京第1版

200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02-003489-6/I.2652

定价20.00元

前 言

肖洛霍夫的第一本小说集《顿河故事》于一九二六年出版，当时他只有二十一岁。小说集发表后，老作家绥拉菲摩维奇很快就作出高度评价：“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好像草原上的鲜花，富有生命力。素朴、鲜明，使人觉得所讲的事好像就在眼前。形象化的语言，那种哥萨克人说的多彩的语言。简洁，而这种简洁却充满生活气息、紧张和真实。在紧要关头保持分寸，使作品显得真实有力。对于所讲述的事，具有丰富的知识。尖锐的、洞察一切的眼力。有能力在许多征象中选出最典型的来。所有这些才能说明肖洛霍夫将发展成为一位可贵的作家。”

绥拉菲摩维奇这个评价在今天看来仍是适当的，而他的预言也已由肖洛霍夫的全部创作得到了证实。

肖洛霍夫出生在顿河哥萨克地区，他的青少年时代正逢国内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哥萨克是俄国历史上一批特殊的人，他们原先是从封建压迫下逃亡出来的农奴、奴仆和市民，后移居边境而成为自由人。十六、十七世纪哥萨克被俄国沙皇利用来组成骑兵，对内镇压人民，对外对付异邦。他们向国库领取薪饷，终身占用土地，免缴课税，并建立自治组织。哥萨克曾经跟土耳其、鞑靼、波兰等沙俄敌人作战，屡建战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俄国按地区有十二个哥萨克军，其中以顿河、库班等哥萨克军力量最强，影响最大。哥萨克不同于一般的农民，他们享有特权，世代相袭，逐步形成独特的风俗习惯，养成独立不羁的强悍性

格，而当社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大变动时，他们的个性就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

肖洛霍夫从小生长在哥萨克人中间，熟悉哥萨克的生活习惯，了解他们的性格特点，而对广大的哥萨克群众又有深厚的感情。尖锐复杂的国内战争使肖洛霍夫经历了不平凡的青少年时代，他没能受到正规的学校教育，却获得了比念大学更丰富的生活经历。十五岁起他就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搞过扫盲工作，给识字不多和完全不识字的哥萨克上课，还参加过业余剧团，为民众演戏。十六岁就参加武装斗争，打击匪帮，还做过征粮工作。

肖洛霍夫在自传里写道：“从一九二〇年起，我在顿河一带服务和奔走。当了好一阵征粮队员。我们追逐匪帮（他们控制顿河流域直到1922年）；匪帮追逐我们。这都是很自然的。有时也陷入各种各样的困境。”

《顿河故事》里的短篇小说都是根据作者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的事件创作的，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里发生的种种悲剧。这里有哥萨克两代人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导致父子残杀的结局，兄弟们因信仰不同而酿成流血事件，夫妻因思想对立无法共同生活而分离，哥萨克富农同贫农势不两立而成为死敌……肖洛霍夫就这些小说明确地宣称：“在《顿河故事》里，我竭力写出生活的真实，写出最使我激动的事件。”

这几句话其实也就是肖洛霍夫一生创作的信条，适用于《静静的顿河》、《新垦地》和《一个人的遭遇》。

在创作《顿河故事》后，肖洛霍夫把主要精力集中在长篇小说上，没有再写短篇。一九四一年六月希特勒军队入侵苏联，苏联人民奋起抗战，肖洛霍夫也投入战斗，并作为随军记者写了不少战地报导。在战争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四二年，他写出了《学

会仇恨》这一真实感人的短篇，对苏联人民和战士在抗击法西斯的生死搏斗中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主人公格拉西莫夫中尉的故事真实朴素，感人至深。他原是一名普通工人，战争发生后应征入伍，在战斗中亲身感受到法西斯的野蛮、战争的残酷。他当过俘虏，负过伤，最后又获救，回到自己人队伍里。通过一连串磨难，他变得无比坚强，面对死亡也始终保持人的尊严，宁可站着被枪杀，也不愿躺在地上受凌辱。他从战争中学会了打仗，学会了恨，也学会了爱。

《一个人的遭遇》发表于一九五六年，那时战争胜利结束已有十年。但这个故事还是战争刚结束时肖洛霍夫遇见这样一位家破人亡的军人，通过他的不幸遭遇构思而成的。小说发表后在苏联产生很大影响，被认为具有史诗价值，在战争文学中开创了一个新纪元。接着小说又被改编成电影，放映后影响更大。

这样一篇字数不多的小说怎么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我认为首先就是真实，只有真情实感才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主人公索科洛夫是个普通军人，但他在战争中的遭遇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希特勒入侵苏联，给全体苏联人民造成的灾难是无法描述的。据说，经过四年的残酷战争，在苏联几乎没有一个家庭没有亲人牺牲，因此他们的餐桌上总有一个或不止一个位子空着，而空位子上仍摆着一副餐具，以表示没有忘记他们。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景象！据说，苏联在战争中牺牲的人数达到两千七百万。当然，这个数字是否绝对正确也很难说，但肯定是一个可怕的数字。苏联人民在战争中牺牲如此惨重，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肖洛霍夫在《一个人的遭遇》里写的是索科洛夫的个人悲惨遭遇，其实也是写千百万苏联人民的遭遇，因此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他通过这样一篇艺术作品对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

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控诉，使人们更加痛恨法西斯主义给人类带来的浩劫。再说，肖洛霍夫本人和家庭也曾遭到重大的苦难，在他身体上和心灵里也都留有难愈的创伤。战后有一次他同作家克鲁宾在一起，谈到他身上的旧伤时说：“该死的老是作痛，不让人安宁。”他讲到自己的创伤，忽然带着出人意外的忧郁和悲痛谈到了全体人民所受的创伤：“死了多少人，多少俄罗斯人……”接着他背诵起伊萨柯夫斯基的诗来：“敌人烧掉了故乡的房子，杀害了他的一家人。如今叫土兵上哪儿去呢，去把悲伤分给什么人？……”他背诵着，体味着每一个字，眼睛不望对谈的人。一直背到最后一行，他忽然转过脸去……过了一会儿他说：“一个作家最需要的是表达人的内心活动。”

肖洛霍夫对人民怀着如此真挚的爱，对法西斯匪帮自然就有刻骨的仇恨，正是有这种大爱大恨，再加上高超的艺术手法，才创造出像《一个人的遭遇》这样不朽的杰作。从《顿河故事》到《静静的顿河》、《新垦地》和《一个人的遭遇》，可以清楚地看出一位大作家是怎样从起步到逐渐成熟，最后达到艺术高峰的。

草 婴

一九九九年一月

目 次

| | |
|-------------------------|-----|
| 胎记 | 1 |
| 牧童 | 13 |
| 粮食委员 | 27 |
| 希巴洛克的种 | 34 |
| 伊留哈 | 41 |
| 阿廖沙的心 | 48 |
| 看瓜田的人 | 64 |
| 道路 | 80 |
| 野小鬼 | 129 |
| 漩涡 | 161 |
| 有家庭的人 | 181 |
|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 189 |
| 顿河粮委会和副主席普基津同志的厄运 | 194 |
| 歪路 | 201 |
| 两个丈夫的女人 | 213 |
| 委屈 | 230 |
| 死敌 | 245 |
| 小马 | 264 |
| 蛙孔 | 273 |
| 浅蓝的原野 | 290 |
| 雇农 | 301 |

| | |
|------------------|-----|
| 套鞋 | 347 |
| 高尔察克、荨麻和别的 | 360 |
| 人家的骨肉 | 367 |
| 同一种语言 | 390 |
| 学会仇恨 | 396 |
| 一个人的遭遇 | 413 |

胎 记

—

桌上摆着几个带有烧过的火药味的子弹壳、一根羊骨头、一张野战地图、一份战报、一具发散出马汗臭的有铜饰件的笼头、一大块面包。骑兵连指挥员尼科尔卡·科舍沃伊，坐在一条因为墙壁潮湿而发霉的粗糙长凳上，背紧靠着窗槛。冻僵的手指握着铅笔。桌上还摊着些陈旧的宣传画，旁边放着一张填了一半的履历表。粗纸印的表格上简单地填着：尼科尔卡·科舍沃伊。骑兵连指挥员。农民。俄共青团员。

在“年龄”一栏里，铅笔慢慢地写上：十八岁。

尼科尔卡肩膀很宽，看上去跟年龄不相称。眼皮上的放射形皱纹，加上老头子一样微驼的背，使他格外显老。

“还是个毛孩子，小家伙，嫩草儿，”骑兵连的人开玩笑说，“可你倒再去找一个看，要能够消灭两帮匪徒，自己又没有什么损失，他带领一个骑兵连，作战半年，不比任何一个老指挥员差！”

尼科尔卡因为自己只有十八岁而害臊。每次填到讨厌的“年龄”一栏时，铅笔总是移动得特别慢，而在他的颧骨上，总会涌起一股恼恨的红潮。尼科尔卡的父亲是个哥萨克，因此尼科尔卡也是个哥萨克。他隐隐约约地记得，当他五六岁的时候，父亲曾经让他坐在自己的军马上。

“抓住马鬃，乖儿子！”他叫着。母亲从厨房里向尼科尔卡微笑，脸色苍白，睁大两只眼睛，望望勉强夹住马背的小小的腿，又望望拉着缰绳的父亲。

这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尼科尔卡的父亲参加了对德战争^①，好比石沉大海，音讯全无。母亲死了。尼科尔卡从父亲那儿继承了对马的爱好、无比的胆量和一块胎记——像父亲一样在左腿踝骨以上，有鸽蛋大小。十五岁以前，他为了找工作到处流浪，后来请求入伍，就随着过境的红军团去打弗兰格尔。今年夏天，尼科尔卡有一次跟政委一起在顿河里洗澡。政委拍拍尼科尔卡被太阳晒黑的微驼的背，歪着受过震伤的脑袋，结结巴巴地说：

“你那个……那个……你好……好运气！嗯，是的，好运气！胎记——这个，据说就是幸福。”

尼科尔卡露出没有刷过的牙齿，浮了起来，鼻子里哼哼着，在水面上叫道：

“胡说八道，你这怪人！我从小没有父母，一辈子给人家做苦工，可他还说——幸福！……”

接着他游到了拥抱着顿河的黄澄澄的沙滩上。

二

尼科尔卡住的小房子，盖在顿河的陡岸上。从窗子里望出去，望得见临河绿油油的奥勃顿村，和蓝钢一般的河水。在暴风雨的夜里，波浪冲击着陡岸，百叶窗发出凄凉的呻吟，尼科尔卡仿佛觉得河水偷偷从地板缝里倒灌进来，弄得房子也摇晃起来。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他想搬到别处去住，可是没有搬，就这样一直呆到秋天。一个寒冷的早晨，尼科尔卡走到台阶上，钉铁掌的靴子咯咯地敲破了脆弱的寂静。他走到樱桃园，在露珠滚滚的灰白色草地上躺下来。只听得女房东在棚子里哄母牛站着别动，小牛像恳求一样低沉地哞哞叫，牛奶却滴滴嗒嗒地敲着铅桶。

院子里的门吱嘎一声，一条狗叫起来。传来排长的声音：“指挥员在家吗？”

尼科尔卡用臂肘欠起身来。

“我在这儿！嗯，什么事？”

“镇上来了个信差。他说，有帮匪徒从萨尔斯克区冲来，占领了格鲁兴国营农场……”

“把他带到这儿来。”

信差把热汗淋漓的马牵往马厩。牵到院子中央，那马前脚一软，倒下了，接着又横转身子，断续而短促地喘着气，死了。一双玻璃般的眼睛，还瞪着锁在链子上狂吠的狗。马之所以死，因为信差带来的信上画着三个十字^①，他就一口气骑马跑了四十俄里^②地。

尼科尔卡看完信，知道农场主席请他带骑兵连去救援，就走到屋子里，一面佩马刀，一面疲劳地想：“真想上哪儿去学习学习，可这儿又闹土匪……政委取笑我：哼，字都写不来，还当什么骑兵连长……是的，我没有念完小学，可是这能怪我吗？他这人真怪……可这儿又闹土匪……又得流血，老过这样的生活，我已经累了……什么都厌倦了……”

他走到台阶上，一路上装着卡宾枪子弹，思想却像大路上的

① 三个十字表示万分紧急。

② 1俄里等于1.06公里。

马一样奔驰：“真想到城里去……去学习学习……”

他经过那匹倒毙的马，向马厩走去，瞧了瞧从吸满灰尘的马鼻子里流出来的黑血，转过头去。

三

沿着土墩累累的夏季路^①，沿着被风舔过的车辙，深灰色的车前草长得好像卷曲的头发，滨藜和蒲公英稠密而茂盛，叶子大得像牛蒡。干草曾经沿夏季路运到各个打谷场上，因此，从远处望去，草原上的打谷场就像一颗颗琥珀。一条平坦的大路顺着电线杆，穿过丘陵。电线杆通过灰蒙蒙雾腾腾的秋天的原野，跨过山沟和峡谷。阿塔曼^②带着一帮匪徒——五十名对苏维埃政权不满的顿河哥萨克和库班哥萨克，在这条光滑的大路上沿着电线杆逃跑。三天三夜，好像一只做了坏事从羊群里逃出来的狼，不择道路，仓惶乱跑。在他们的后面，已经看得见尼科尔卡的队伍了。

这是一帮毒辣的匪徒，服过兵役，见过世面，但阿塔曼还是心事重重：他在马镫上站起来，眼睛仔细扫视着草原，估计着到顿河对岸树林深处的路程。

他们像狼那样跑着，尼科尔卡的骑兵连在后面踏着他们的足迹。

在顿河草原上，逢到晴朗的夏日，麦穗在蔚蓝的透明天空下轻轻摆动，发出银铃一般的声音。这是在割草以前，茁壮的春小麦穗上的黑芒，好像十七岁小伙子嘴上的胡子；黑麦一个劲儿地

① 夏季路是指那些秋冬春三季被冰雪或积水阻塞，只有夏季才能通行的路。

② 革命前哥萨克队长的称呼。

生长着，仿佛要超过人的身材。

大胡子的哥萨克们，在壤土上，在砂土的丘陵上，在村边的空地上，播下一小块一小块的黑麦。这种麦子一向长得不好，一公顷总割不到三十斗。他们所以播种，因为黑麦可以酿酒，酿出来的酒比姑娘的眼泪还要纯；更因为从古以来有个风气，祖父曾祖父代代都爱喝酒，就连顿河哥萨克军区的徽号上，都画有一个赤膊坐在酒桶上的喝醉酒的哥萨克。秋天里，哥萨克的村镇沉醉在浓浓的酒气中，红顶的哥萨克皮帽，酒意十足地在柳枝编成的篱笆上摇摇晃晃。

就因为这个缘故，阿塔曼没有清醒的时候，马车夫和机枪手，也个个醉醺醺地斜靠在弹簧马车上。

阿塔曼七年没有看见老家了。他先是做了德国人的俘虏，后来当了弗兰格尔的俘虏，到过烈日炎炎的君士坦丁堡，进过围着带刺的铁丝网的集中营，随后又乘了涂沥青、带盐味的三角帆的土耳其小船，来到库班稠密的芦苇丛里，最后组成了一个匪帮。

回顾一下，这就是阿塔曼的经历。他的心变硬了，好像草原沼地附近双趾的牛蹄印，在夏天的酷热中变硬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创痛，在心里折磨他，使他的肌肉也感到胀痛。阿塔曼觉得：不论怎样的美酒都无法忘掉这创痛，也不能浇灭他心头的烦恼。他一喝酒，就没有清醒的时候，因为在顿河草原——好像一只贪得无厌的黑土的肚子，暴露在阳光底下——上，黑麦的花开得又香又甜，而兵士家里脸黑黑的娘儿们，又在村子里酿着那样清纯的美酒，简直跟泉水没有区别。

四

黎明时分，初寒笼罩着大地。睡莲的放射形叶子上，出现了

点点银白的霜花。早晨，在磨坊的风轮上，卢基奇发现一条条像云母一样多彩的冰凌子。

卢基奇一早起就发病了：感到一阵阵的腰痛，痛得两条腿像铁块儿一样重，在地上粘住了。他一步拖一步地在磨坊里踱来踱去，勉强移动笨拙的、骨头好像散架的身体。从碾黍的磨子里蹿出来一群老鼠。卢基奇用经常淌泪的眼睛向上望望：在天花板下的横梁上，一只鸽子急促而严肃地唧啾着。老头儿用粘土塑成般的鼻子，闻了闻潮湿粘腻的霉味和黑麦粉的香气；用心听了听，河水怎样不祥地、上气不接下气地吸着和舔着木桩；于是若有所思地揉了揉像树皮纤维一般的大胡子。

卢基奇在蜂场里躺下来休息。他盖好皮袄，侧着身子躺着，张开了嘴。一道粘腻而温暖的唾涎，从嘴角流到胡子上。晨光浓浓地涂抹着老头儿的小房子，磨坊笼罩在乳白色的雾霭中……

老头儿一醒来，看见树林里出来两个骑马的人。他站起身，迈开脚步要走，其中一个就嚷道：

“老头儿，过来！”

卢基奇将信将疑地瞧了一眼，站住了。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像这一类全副武装的人他见得多了。他们常常问也不问就随便拿走饲料和面粉。他很讨厌这一类人。

“走得快点儿，老混蛋！”

卢基奇在圆桶形蜂场里挪了一步，默默地翕动两片脱皮的嘴唇，接着又后退了几步，斜眼打量着来人。

“我们是红军，老头儿……你不用害怕，”阿塔曼和气地哑着嗓子说。“我们追赶匪徒追得脱队了……也许，你昨天看见有队伍在这儿经过吧？”

“有过。”

“他们上哪儿去了，老大爷？”

“鬼才知道他们！”

“你的磨坊里没有留下什么人吗？”

“没有，”卢基奇简短地回答，背过身去。

“等一下，老头儿。”阿塔曼从马鞍上跳下来，酒意十足地摇晃着弯曲的双腿，浓浓地吐了一口酒气，说：“老大爷，我们是在清剿共产党……不错！……至于我们是什么人，这你不配管！”他绊了一下，缰绳从手里掉下了。“你的事是给七十匹马准备好粮食，别啰嗦……得立刻办好！……懂吗？你的粮食在什么地方？”

“没有，”卢基奇往一边望望说。

“那么这粮仓里放着什么？”

“各种破烂的东西……没有粮食！”

“好，那咱们去瞧瞧！”

他抓住老头儿的领子，用膝盖把他向那倾斜的、陷在土里的粮仓猛推了一下。门打开了。粮囤里盛着黍子和黑纹的大麦。

“你这是什么，不是粮食吗，老骗子？”

“是粮食，恩人……这是给人家磨麦子的报酬……是我一年来辛辛苦苦积起来的，难道你要拿去喂马……”

“照你说来，我们的马都得饿死吗？你这是什么意思——拥护红党，自己讨死吗？”

“开开恩吧，好人！你何必跟我过不去呢？”卢基奇拉下帽子，跪了下来，抓住阿塔曼的两只毛茸茸的手，吻着……

“说：你喜欢红党？”

“对不起，好人！……原谅我说了蠢话。哎哟，对不起，你别杀死我，”老头儿抱住阿塔曼的两腿，请求着。

“你对天发誓，你不拥护红党……你别画十字，你得吃泥

土！……”

老大爷挖了一把砂，用没有牙齿的嘴巴嚼着，眼泪扑簌簌地滴在砂地上。

“嗯，现在我相信了。起来吧，老家伙！”

阿塔曼看见老头儿的两腿麻木得站不起来，哈哈大笑。来了一队骑马的人，把大麦和小麦从粮囤里运走，麦子撒落在马的脚下，院子里铺了一层黄澄澄的麦粒。

五

一片白茫茫的雾气笼罩着朝霞。

卢基奇经过哨兵的岗位，不打大道，而打只有他一人知道的林间小路，急急地向村子里跑去。他通过沟地，穿过树林，——树林在黎明前微睡着。

他走到风磨那儿，想穿过通牧场的路拐进小巷子，可是眼前忽然出现了几个骑马人的模糊身影。

“走路的是谁？”一个惊心动魄的叫声打破了寂静。

“是我……”卢基奇喃喃地说，全身发软，哆嗦起来。

“你是什么人？口令是什么？什么事跑来跑去？”

“我是管磨坊的……本地的水磨。有事到村子里去。”

“有什么事？来，跟我到指挥员那儿去！你前面走……”一个人催动马，大声喝道。

卢基奇感到脖子后面有马的冒气的嘴唇，就瘸着腿急急地向村里走去。

他们在一座小瓦房前的空地上停下来。押送的人喘吁吁地跳下马，把马拴在矮墙上，咯噔咯噔地震响马刀，走上台阶。

“跟我来！……”